

进化的精神和生活的道德^{*}

——鲁迅与契诃夫人生哲学比较论

高兴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面对着现实困境的鲁迅与契诃夫都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力量,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的不同,他们的人生哲学各具特色。鲁迅的人生哲学体现了战斗的进化精神,契诃夫的人生哲学探讨了超脱的生活道德。

关键词: 人生哲学 进化链 生活流 精神 道德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5)02-0050-05

关于鲁迅与契诃夫比较研究的课题,前人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从哲学文化的视角来对两者的思想进行比较,这方面的工作尚待进一步的深入。而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要想绕过不同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对文学的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①由于鲁迅和契诃夫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人生的价值与内涵必然有着不同的理解。本文拟从哲学角度来比较两者的人生观,并予以适当的文化意义上的阐释。

一、进化链与生活流

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学界早有论及,有专家指出:“与黑暗捣乱”和“绝望的抗战”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②也有专家指出“这超越目的;重视过程,执着现在”的清醒现实主义,构成了鲁迅人生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色。^③等等。从这些对于鲁迅人生哲学本质的精辟概括中,可以看出鲁迅人生哲学所涉及的主体是具有强韧的战斗精神的“中间物”。那么这个“中间物”开展自己本质力量并将其对象化的哲学时空又是什么呢?是进化链,如鲁迅所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④鲁迅早期曾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运用于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斗

争中,后期则接受了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代替了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我们不能认为鲁迅由此清除了自己思想中的进化的科学精神。在鲁迅后期的杂文如《准风月谈·喝茶》(1933年)、《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1934年)中,我们仍能看到进化精神的闪光。笔者认为鲁迅后期已经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融入到他的思想整体中。可以说,进化的精神贯穿着鲁迅人生哲学的始终。

鲁迅人生哲学意义上的“进化链”,具体表现为新旧决战的“桥梁”^⑤,生死斗争的“明暗之间”^⑥,希望与绝望转化着的地上的“路”^⑦,黑暗与光明分野的“闸门”,愚昧与文明杂交的“染缸”^⑧……

与鲁迅相比,契诃夫精神世界中是否具有人生哲学的图式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当代研究俄国文学的美国权威学者之一马克·斯洛宁指出:“契诃夫因为善自抑制,不轻易作教训与批评社会的断语,所以批评家责怪他独善其身,缺乏哲学。……可是事实上,契诃夫所有的作品中,除了形式化的客观笔法和予人啼笑皆非的讽刺外,还有可以看得出一贯道德价值。”^⑨可见,他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契诃夫的思想中具有哲学的倾向。契诃夫自称“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哲学方

^{*} 收稿日期 2005-01-12

作者简介:高兴(1978-),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万方数据

面的世界观我还没有,我每个月都在更换这类世界观……^{⑥① p.89} ,然而这不能成为否认契诃夫思想中哲学观念之存在的充足依据。我们知道,契诃夫声称优秀的文学作品“每一行都像浸透汁水似的浸透了目标感”^{⑥② p.191}。正像论者指出的那样:“这目标感正是基于对生活的整体、深刻认识的思想哲理。”^{⑥③}故笔者认为契诃夫已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理解上升到哲学概括的高度,形成了他那独特的人生哲学观。

契诃夫的人生哲学表明:俄罗斯这片辽阔深邃的“黑土”铸造了一个博大无际的时空,绵延不断的生活流即在其中汹涌激荡,尽管“每一个生命都得有到头的一天”^{⑥④ p.152~153},而无限延续的生活流却永远不会停止;人的心灵感应着这股生生不灭的生活流并与其融为一体;人无论怎样感叹“生活的反常,生活的矛盾”^{⑥⑤ p.193}都是徒劳的,因为“实际生活可是一句也不理会我们的,它照旧象水一样的往前流啊!”^{⑥⑥ p.406}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无法改变,还要保持原样,遵循着自己固有的规律^{⑥⑦ p.227}。

无论是鲁迅的“进化链”,还是契诃夫的“生活流”,都是人永远无法挣脱的存在时空,它们造成了存在主体的个体生命与群体利益、有限人生与无限价值的辩证统一的人生哲学。

二、精神自律与道德自觉

鲁迅的“进化链”与契诃夫的“生活流”同为人开展历史行动的哲学时空,却有着不同的成因。前者可以看成是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历史哲学”^{⑥⑧ p.29}的一种彻底反叛,后者可以视为是对平庸保守的“俄罗斯懒汉的哲学”^{⑥⑨ p.491}的批判以及宗教哲学的更正。

俄罗斯辽阔的自然空间对民族性格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既形成了俄罗斯人宽容、博爱的胸怀,也带给了懒惰、驯服、首创性匮乏、责任感薄弱等缺点”^{⑥⑩ p.12}。再加上俄罗斯传统文化原型又具有“始终把对自己命运、自己活动的责任推到他所属的国家、政权、社团身上”^{⑥⑪ p.237},由此导致俄罗斯人具有“摆脱个人责任”的文化心理倾向。契诃夫坚决反对将人的堕落原因推脱给俄罗斯大地,认为生活中的每个人应该自觉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他在小说《草原》中,表达了人在精神上配不上美丽的草原的悲叹,从而“把人与自然的联系纳入道德范畴,希望人类的生活配得上大自然”^{⑥⑫}。

然的完美”^{⑥⑬ p.308}他痛惜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广漠的草原,坏蛋们在那上面游荡”^{⑥⑭ p.69}。在小说《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对自己所在的医院里的各种惨状冷眼旁观,企图把一切罪责推给社会与时代,契诃夫在小说里通过正直的格罗莫夫之口对他进行猛烈抨击,否定了斯多葛派的人生哲学,批评了他的这种推卸道德责任的“俄罗斯懒汉的哲学”。

契诃夫早年曾相信过托尔斯泰哲学,但是现实生活始终是他的人生教科书,1890年的库页岛之行后他日益放弃了托尔斯泰哲学。将终极救赎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道德显然不符合契诃夫所理解的生活真理。在契诃夫的人生哲学中,生活具有本体性优势。他在手记里写到:“晚上,萨莎坐在街心花园里,想着上帝,想着灵魂。但是,对生活的渴求遏制了这种思想。”^{⑥⑮ p.216}尤其让契诃夫厌恶的是那些虚伪的宗教骗子:“讲到道德败坏,那么以彻底的腐败者、荒淫者、酒徒闻名的,倒不是西克斯特之流,也不是敏杰列耶夫之流,而是诗人,修道院长、经常到大教堂去的人。”^{⑥⑯ p.142}

对道德极其敏感的契诃夫曾经说:“人在不懂什么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出了毛病;他不是照应该做的那样在自己内部去找这种毛病的原因,而是到外界去找,因而跟他不理解的东西打起仗来。”^{⑥⑰ p.145}由此可见,契诃夫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

在鲁迅的人生哲学中,“自性”是一个关键性的词语,它概括了鲁迅哲学的重要特征。这里的“自性”显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对鲁迅来说:“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⑥⑱ 第一卷 p.51},独立不倚、狂放不羁的自由精神已经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传统的儒家文化通过把个体纳入到家国族类之中,通过人自己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努力实现人的超越。这种超越方式滋生出以老者、长者为本位的伦理道德,使幼者、弱者沦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⑥⑲ 第一卷 p.124}屠场中的羔羊。封建伦理道德已成为严重阻碍人生存与发展的异己物,堵塞了生命进化的道路。儒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概念“一开始就把本属于个人的精神修养问题与社会政治搅在一起”;“天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以天压人、借天压人的关系,成了以普遍之理压个性之人的关系。”^{⑥⑳ p.51}由此可见,封建伦理道德不仅从肉体上吞噬人,而且在精神上扼杀人。要想彻底扫荡食人者、毁坏摆满人肉筵宴

的厨房,需要“争天拒俗”“破坏一切的”“摩罗”,需要“有绝大毅力”的“精神界战士”,来与黑暗做“韧”的战斗!这样的战士必然具备“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惟此自性,即造物主”(《坟·文化偏至论》)的自律精神,他(她)要如“过客”那样感应自我心灵的呼声永远地前驱(《野草·过客》),如宴之敖那样遵循自我价值的规定坚毅地复仇(《故事新编·铸剑》),如“战士”那样响应自我使命的号召英勇地斗争(《野草·这样的战士》),也要如“狂人”那样承受自我审视导致的罪感决绝地同传统扭缠(《呐喊·狂人日记》).....

从以上分析当中可以发现,鲁迅和契诃夫的人生哲学均强调主体的力量与价值,强调人要依靠自身的行动来对抗异己力量的压制,这样人才会获得自由。所不同的是,鲁迅的人生哲学是战斗的哲学,启示我们:在与强大而又凶险的黑暗势力做无休止地决战的进化链上,人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契诃夫的人生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启发我们:在善恶交错、美丑并存、真假混乱并且迁流不居的生活流里,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道德素质。

三、反抗绝望与摆脱庸俗

鲁迅和契诃夫都正视着现实大地上的沉重苦难,鲁迅猛烈抨击了在残酷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用“瞒和骗”(《坟·第一卷p.238》)的方法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契诃夫痛斥对现实痛苦持超然淡漠的态度的不抵抗主义与“托钵僧作风”(《坟·11p.492》)。鲁迅与契诃夫的人生哲学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青年时期的鲁迅就树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坟·第七卷p.147》)的人生价值观,契诃夫则宣扬“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人民的事业”(《坟·9p.4》)的生活信条。凡此种种,说明了鲁迅与契诃夫人生哲学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由于两者的人生哲学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人生的,其内涵也就各有特色。

“对生命的关爱”一直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亮点,一个底色”(《坟·16p.5》),任何肆意地毁灭生命的残暴行为都令鲁迅愤恨,哪怕凶手是高出世间的“造物主”(《坟·4第二卷p.221》),任何盲目地“虚掷生命”的糊涂做法都让鲁迅惋惜,哪怕出发点是为了“改革”而“流血”(《坟·4第三卷p.281》)。但是强调珍惜生命并非教人苟活。在进化链上的生命个体本来就是而且应该是有限的;“老的让开道”“填了深渊”,让少的走

过去,在新旧“欢欢喜喜”的新陈代谢中(《坟·第一卷p.339》),从而建构出一条让整个民族走向新生的进化链,个体生命的精神便可以在这个历史工程中得以传递与扩展。鲁迅显然吸收了西方进化论的哲学精神与“以己为终极”“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坟·文化偏至论》)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并批判地继承了“在社会、历史的大生命中去实现个体小生命的价值”的古代人生哲学(《坟·17p.15》),形成了进化的人生哲学观,认为个体正是在建构进化链的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了除旧布新的历史“中间物”的角色定位。然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机制企图通过取缔或模糊一切新旧交锋的场所来维持“旧”的统辖,而进化链便是为新旧决战铺设的战场,这就必然遭到封建势力的反扑,致使进化链上布满了黑暗与凶险。更为可怕的是“中间物”的对手“常常不是一个明确的敌对阶级力量,而是一种多数的社会力量,社会心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旧习惯势力。”(《坟·3p.97》)因此,在进化链上战斗着的作为有限个体而存在的“中间物”,面临的是整体性的历史文化心理幻化的“无物之阵”,这就导致了这场战斗的最终结局是作为单个的战士的“老衰,寿终”(《坟·4第二卷p.215》),等待他的归宿只不过是埋葬自身的“坟”而已。而且,战斗的主体将自己有限的人生价值定格为传统的对立面,置身于传统之中来反传统,因此“中间物”自身也无法摆脱传统的“毒气”与“鬼气”,由此产生了主体绝望与虚无的精神体验。但是,正如专家指出:“构成鲁迅人生哲学特点的,不是‘绝望’,而是对‘绝望’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对‘希望’的肯定,而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坟·2p.45》)。鲁迅的人生哲学永远是行动的哲学、斗争的哲学,是“在危险中漫游”(《坟·4第五卷p.251》)的哲学:倘若前方布满“铁蒺藜”,那便要从荆棘的地方开辟出路来(《坟·4第一卷p.368》),也决不回头;即便置身于沙漠中,“还是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坟·4第三卷p.4》),也决不沉闭起眼睛来沉默。“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坟·4第二卷p.178》),在战斗的主体那里,人的历史行动对人的主观情绪(无论是希望还是绝望,是乐观还是悲观)具有本体性优势。

契诃夫的人生哲学同样将人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的观点:“对人类的爱,在电力和蒸汽中比在戒绝性交和戒绝肉食中多”(《坟·7p.204》)。众所周知,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代表斯拉夫派倡导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的哲

学世界观的突出之处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唯理主义、以东正教的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①8①p.366}。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19世纪40年代俄国又出现了以莫斯科争论为标志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西方派在哲学上倾向于黑格尔哲学,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两派各执一端,观点相左。俄国当时真正的有识之士既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传统,同时吸取了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哲学上,出现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善于吸纳外来西方文化精华并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针对当时极力宣传的顺从、忍受、禁欲等虚伪的封建的道德说教,提出了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①9①p.433},建立了“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契诃夫的人生观显然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哲学思想,他冷静地暴露着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生——有些成为物欲与强权的奴隶而丧失了自我意识与自尊人格,如一噎致死的“蛆虫”(《一个文官的死》),为钱卖人的“野兽”(《在海上》),媚上凌下的“变色龙”(《变色龙》),嗜财发狂的“猪”(《醋栗》);有些则成为物质上或精神上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如损人利己的“蛇”一样的女人(《在峡谷里》)、“在四周的人哭泣、犯错、作假的时候”却“平心静气”地谈论艺术的老教授(《没意思的故事》),等等。这些病态的人生形式的根本特征,契诃夫概括为“庸俗”。为什么人会在强大的生活流中被卷到庸俗的漩涡而堕落消沉?有些人因为不能理解“生活”迷魂阵’的结构^{②0①p.152},在无法找出问题答案的情况下便对生活产生了厌倦的虚无态度,于是变得幻灭、冷淡、无聊、疲乏、神经脆弱,而契诃夫则认为应该由人自身来寻找答案而不应该由客观的生活流来承担责任。人生如何才能摆脱“庸俗”的纠缠?契诃夫从道德角度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当个体有限的人生随着无声无形又无限地生活流向前涌动的时候,人“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醋栗》),不要对自己的个人幸福抱有任何奢望,将来的新生活也许是幸福的,人不一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也不应该等着,而要用不辍的行动来使自己的人生消融在生活的真理之中,人便可能走出庸俗的生活泥淖。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与契诃夫的人生
万方数据

哲学均强调人的主体力量与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奴性”、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倡导以生命之动来对抗人生的萎缩消沉。二者都是在融会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而形成。鲁迅人生哲学中的“进化链”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那样“只在时间形式中”发展而“无法把真正的空间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纳入自身之内”^{②1①p.814}。相反,“进化链”片刻不能超出现实生活流程的制约。鲁迅早期大力推崇“争天拒俗”的摩罗精神,倡导以意志为动力,以精神的进化为目标,以个人为单位的“人性进化论”,然而现实的社会环境终于使他意识到只有“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②4①第四卷p.598},最能体现进化意志的摩罗英雄也终究不过是“大众中的一个人”^{②4①第六卷p.102}。试图超越现实关系约束的个体意志事实上不可能完全游离出实际生活的整体流程:拜伦成了歌德笔下那个摔死的欧菲良^{②2①p.181},而自诩为太阳的尼采也“发了疯”^{②4①第六卷p.38}。也许鲁迅曾经注意到了体现在契诃夫人生哲学中的另一种主体品格——主体始终站在纷繁复杂、难以解构的生活流之中,并通过冷静客观地“分析与自我分析”^{②0①p.152}来达到对周围环境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状态与本质的探究。鲁迅曾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②4①第六卷p.219}鲁迅冷静地面对外部现实世界而又关注内心无形世界的人生态度,那种透视一切琐细的生活现象来揭示历史本质规律的非凡才能,难道说没有受到契诃夫人生哲学的启迪?当然,鲁迅的人生哲学始终没有抛弃易卜生式的敢于破坏旧轨道、勇于凸现个体意志的进化精神。这种张扬个体自由意志、破坏旧秩序以便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一种精神纬度上的“恶”。也许是因为这种“恶”投射到契诃夫的视野里竟转化成有违生活道德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恶”的缘故,契诃夫“非常不喜欢易卜生”,认为“易卜生不懂生活”^{②6①p.398}。笔者以为,让奔腾不息的生活流冲洗着苦难的俄罗斯大地,审视着患有道德衰弱症的灰色人物昏昏庸庸地随波逐流以致陷入忧郁颓废的心灵深渊不能自拔,而把光华灿烂的明天寄托给未来的新人们,固然能够对庸俗黯淡的现实图景产生强烈的讽刺与抗议,但是由于这一切均建立在抽象的生活道德的原则与纯粹的精神信仰之上,使得契诃夫的人生哲学带有与时代“和解”的缺陷;既不促使人走向绝望,也不推动人走

向斗争^{②3} [p.238]。而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④4} [第四卷p.575]”的危急关头,对于那些经受着血与火煎熬的被压迫者来说,恐怕更需要“反抗绝望”式的战斗的人生哲学吧?

参考文献：

[1] 高旭东. 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 兼评刘小枫以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归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汪晖. 反抗绝望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 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4] 鲁迅. 鲁迅全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 (美) 马克·斯洛宁. 现代俄国文学史 [M]. 汤新楣译.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6] (俄) 契诃夫. 契诃夫论文学 [M]. 汝龙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7] 罗守让. 文学的文化阐释功能 [A]. 理论与创作 [J]. 2000 (3): 18 – 18.

[8] (俄) 契诃夫. 契诃夫戏剧集 [M]. 焦菊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9] (俄) 契诃夫. 契诃夫手记 (增订本) [M]. 贾植芳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下册)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 (俄) 契诃夫. 契诃夫小说选 [M]. 汝龙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12] 汪剑钊. 中俄文字之交 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 [M]. 广西: 漓江出版社, 1999.

[13] 吴克礼. 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14] 陆人豪. 契诃夫创作美学断想 [A]. 徐祖武. 契诃夫研究 [C].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15] 王乾坤. 鲁迅的生命哲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16] 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7] 钱逊. 中国古代人生哲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18] 刘祖熙. 改革和革命 俄国现代化研究 (1861 – 1917)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9] 冒从虎. 欧洲哲学通史 (下册)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20] (俄) 鲍·梅拉赫. 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 [M]. 程正民等译. 郑州: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9.

[21] 曹俊峰. 朱立元, 张玉能. 西方美学通史 (第四卷)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22] 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3] (俄) 卢那察尔斯基. 论文学 [M]. 蒋路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The Spirit of Evolution and The Morals of Life
—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s and Chekhov 's life philosophy

Gao X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Both Lu Xun and Chekhov ,faced with realistic difficult condition value life ,emphasize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ive strength. Sinc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re different ,each of them has a life philosophy of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Lu Xun 's life philosophy embodies the evolution spirit of fighting ,while Chekhov 's life philosophy deals with immune life morals.

Keywords :life philosophy ; evolution chain ; life flow ; spirit ; morals